

数字普惠金融有益于丰富农户收入多样性吗？ ——基于江西“百村千户”的调研数据

鹿光耀 袁云云 吴春雅¹

【摘要】 基于江西省“百村千户”的调研数据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ols模型、probit模型与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有益于丰富农户收入多样性。其一,能够通过拓宽覆盖广度,提升使用深度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多样性;其二,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从而拓宽农户收入渠道;其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具有异质性影响,且相对于低收入者,其对高收入者的作用更为强烈。基于此,拓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提升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激发农户创业效率、加大低收入人员扶持力度既是激发数字普惠金融产生经济效应的重要手段,也是缓冲外部冲击、丰富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关键途径。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 收入多样性 农户创业 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 (2022) 06-0065-10

一、引言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面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生态气候环境突变的严峻挑战,要稳住农业基本盘,确保农户稳步增收。丰富农户收入多样性作为缓解外部冲击、平滑收入风险、稳固经济增收的重要策略^[1],需要激发增收新动能、挖掘增收新潜力、拓展增收新渠道^[2]。已有文献指出,良好的金融资源是盘活“沉睡”资本、推动创业就业、拓宽增收半径的核心要素。^[3]然而,现阶段我国传统金融资源呈现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布特征,对农村地区存在一定金融排斥现象,已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但是,随着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作为金融服务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城市低收入人群、农村人口、偏远地区人员等金融弱势群体以及小微企业提供了便利、平等、有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成为破解传统金融模式中信贷融资成本高、客户触达范围窄、资源供需匹配难等痛点问题的关键手段。^[4]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也首次明确指出要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入保障,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为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提供了重要思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必将成为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拓宽农户收入渠道、丰富农户收入多样性的有效途径。

因此,本文首次将江西省乡村振兴“百村千户”调研数据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5]相结合,以农户创业作为切入点,通过微观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

二、文献述评

¹**作者简介:** 鹿光耀,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西南昌 330045)

袁云云,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西南昌 330045)

吴春雅,江西农业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通讯作者。(江西南昌 33004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基金项目“替代亦或互补:虚拟与现实社会网络对农民电商创业的影响研究”(71663031);江西省智库年度项目“数字经济赋能江西乡村产业振兴模式与路径研究”(22ZK25);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创新专项资助项目“社会网络对农民电商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与干预策略研究”(JG2022006)

本文致力于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主要从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农户收入多样性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经济效应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探讨。微观层面上，部分文章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居民就业、有利于激发农村居民创业精神、有助于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利于提升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有利于激励企业创新等。^[6, 7, 8]宏观层面上，部分文章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增强金融可得性及经济发展机会，进一步强化农村减贫效果，加快实现包容性增长。^{[9][10]}相关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赋有独特的经济低成本、服务高效率及地理强穿透性特征，有利于减少农户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金融风险，是增强农村地区可持续金融供给的有效途径，也是激发农户创业就业活力的重要引擎。^{[11][12]}

关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研究。现有文献集中考察收入多样性的影响因素与其作用效应。从作用效应视角上看，相关研究充分证实了收入多样性能够为农户降低生态资源依赖性、减弱贫困发生倾向、维持收入稳固增长、保障可持续消费模式提供重要支撑。^[13, 14, 15]从影响因素视角上看，相关研究集中探讨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技术进步和政策制度等方面对收入多样性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社会地位、家庭规模及信贷可获得性等均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具有显著作用。^[16, 17, 18]另有研究表明信息通信技术采用能够提升农户就业创业参与度，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多样性。^[19]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鲜少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探讨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因此，本文以农户创业作为切入点，通过微观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内在机理。本文的贡献在于：理论上，以收入多样性为立足点，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机理，是对原有农村收入理论的补充和发展；数据上，首次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江西省乡村振兴“百村千户”调研数据相结合，从微观视角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户创业与收入多样性的影响，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增长理论的研究内容；机制上，以农户创业为切入点，试图挖掘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内在机理，并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一级指标即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数字化水平，以及一级指标使用深度中的二级指标1（支付、保险、投资、货币基金、信用、信贷业务）分别考察其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作用效应，力争为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机遇促进农民收入多样性、实现稳固增收提供理论借鉴与经验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模型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拓宽农户收入渠道、促进农户收入多样性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回答“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益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等实际问题，本文构建下述计量模型：

1. 基准模型设定：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多样性

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作用中，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基准回归模型。

$$Lnd_{ijk} = \beta_0 + \beta_1 DF_x + \beta_2 CV_{ijk} + \mu_{ijk} \quad (1)$$

如式（1）所示，被解释变量 Lnd_{ijk} 表示第 x 县 j 村 i 家庭的收入多样性指数。其中家庭收入多样性指数的计算是借鉴生物

种类多样性指数——辛普森指数的测算公式 $(Lnd_{ijk} = 1 - \sum_{n=1}^k (\frac{Z_n}{Z})^2)$ ，式中： Z 是所有收入类型的总收入； Z_n 为第 n 类收入的收入

量；k 是收入的种类数），利用生产农林牧渔总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五类收入形式测算收入多样性。

DF_x 表示第 x 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为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为多指标测算的综合总指数。为进一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内在机理，本研究分别采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数字化程度两个一级指标及一级指标使用深度的六个二级指标（支付、保险、投资、货币基金、信用、信贷业务）作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不同维度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

CV_{ijk} 表示户主个人基本特征（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婚姻、受教育程度、村干部或党员）、家庭特征（人口、人口抚养比、最高受教育年限、网络宽带、家庭财产、家庭承包地数、自来水情况）及所在地区特征（县级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控制变量。其中，借鉴张勋等人^[12]为了有效解决遗漏变量的偏误，户主年龄控制为平方项， μ_{ijk1} 则为随机扰动项。 β_1 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效应。

2. 传导机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

农户创业作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有效桥梁，需要被证实。而为了证实桥梁的存在，建立二元选择模型，把农户创业设为被解释变量，农户是否创业设为虚拟变量，其取值由潜在变量决定。

$$En_{ijk} = \begin{cases} 0, & En_{ijk}^* \leq 0 \\ 1, & En_{ijk}^* > 0 \end{cases}$$

$$En_{ijk}^* = \gamma_0 + \gamma_1 DF_x + \gamma_3 CV_{ijk} + \mu_{ijk3} \quad (2)$$

其中， En_{ijk} 为第 x 县 j 村 i 家庭是否创业的二元变量， En_{ijk}^* 表示二元变量的潜变量， γ_1 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程度，借鉴已有研究^[12]控制影响农户创业决策的户主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环境特征（家庭人口、家庭财产等）及地区特征（县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

3. 解决内生性模型

较为常见内生性问题主要来源于遗漏解释变量或者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考虑到本文采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江西省乡村振兴“百村千户”两套不同数据库，同时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县级层面数据，“百村千户”为户级层面数据，较大程度上缓解了反向因果的可能性，但遗漏解释变量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张勋等人^[12]采取“农户所在村庄离公交站台的距离”与“农户所在村庄至蚂蚁金服集团总部所在地的球面距离”为工具变量分别进行两阶段估计解决模型（1）（2）的内生性问题。

（二）数据来源

江西省乡村振兴“百村千户”跟踪调查数据是依托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联合开展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智库数据平台建设项目”的入户调查数据。调研内容是根据乡村振兴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 字方针为核心主题进行设计的微观信息。调研样本是根据江西省县级行政区的人均工业增加值进行 12 等分随机抽取了彭泽县、大余县等 12 个县级行政单位，每个县级行政单位中以人均公共财政收入进行 3 等分随机抽取 3 个镇级单位，每个镇级单位中以地形及区域分布进行 3 等分随机抽取 3 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以步长及村小组、自

然村区域分布进行 3 等分随机抽取 10 户家庭入户调查，实际共抽取了 38 个镇级行政单位、108 个行政村、1080 户家庭进行跟踪调查。调研数据由村、户两部分数据构成，户级数据采取实地入户观察、农户深度访谈的方法进行获取，村级数据则采用村庄观察、村委会领导干部小组座谈的方式获得。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概况的呈现，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集团联合编制的 2011—2018 年省、市、县三个行政层级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5]该指数利用蚂蚁金服交易账户的亿级大数据，绘制了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还包括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账户覆盖率）、使用深度（使用互联网金融服务频率）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便利性、成本性）三个一级维度指标及使用深度的二级维度指标（支付、保险、信贷、投资、信用及货币基金业务）。

（三）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具体结果如表 1 所示。从被调查农村家庭户主个人特征来看，由于户主身份以成人为主，户主最小年龄为 27 岁，最大年龄达 89 岁，平均年龄为 57.33 岁，年龄中位数为 57 岁，均值与中位数基本一致，可见户主年龄分布较为均匀。受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户主男性比例占 94%。被调查户主身体普遍较为健康，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6.6 年。93%的被调查户主处于有配偶状态；28%的被调查户主曾担任过村干部或为中共党员。从被调查家庭特征上看，家庭人口均值为 4.47，中位数为 4，说明 50%以上的家庭人口在 4 人以下，且人口抚养比均值为 0.33，表明家庭成员中平均每 3 人中有 1 个老人或小孩。被调查样本装有宽带网络的家庭占 57%；家庭人均财产均值为 7.99 万元，中位数为 5.01 万元，可见被调查农户内部家庭贫富差距较大，样本覆盖面较广。装有自来水的农户家庭占比 49%，表明抽样农户分布较为均匀。

（四）实证检验结果

1. 基准回归实证分析

表 2 是采用 stata16 软件对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与农户收入多样性变量进行 ols 回归后得到的结果。模型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基准回归结果，模型二至四是依次加入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地区特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由于篇幅有限将具体控制变量指标以核心文字形式呈现。由结果可知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依次加入控制变量，相关影响系数基本不变，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影响较为稳健。模型五则为了克服内生性偏误，采用“农户所在村庄离公交站台的距离”与“农户所在村庄至蚂蚁金服总部所在地的球面距离”为工具变量。经检验，工具变量均能通过过度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²。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表 1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户收入多样性	收入多样性（辛普森指数）	Sim	0.21	0.18	0	0.66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Lnd	106.3	4.28	100.6	117.2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Cov	88.9	3.63	83.64	97.75
		数字化程度	Dig	113.9	3.03	108	118.8

控制 变量		支付业务	Pay	82.29	13.19	56.54	112.3
		保险业务	Ins	117.1	13.1	101.6	142.1
		货币基金业务	Mon	85.38	6.76	75.25	98.94
		投资业务	Inv	143.5	5.55	134.7	156.1
		信用业务	Cre	152.4	11.29	135.8	175
		信贷业务	Crei	119.6	4.91	112.3	132.5
	户主个人特征	年龄	age	57.33	10.72	27	89
		性别（男性=1）	gender	0.94	0.24	0	1
		健康状况	Healthy	3.54	1.1	1	5
		婚姻状况（有配偶=1）	Mar	0.93	0.25	0	1
		受教育年限	sch	6.6	3.37	0	16
		村干部或党员	leader	0.28	0.45	0	1
	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	Hsize	4.47	1.99	1	13
		家庭受教育最高年限	Highedu	9.8	3.77	0	19
		宽带网络情况 （有宽带网络=1）	Internet	0.57	0.5	0	1
		人口抚养比	deratio	0.33	0.28	0	1
		家庭财产（人均对数）	lnw	7.99	12.1	0	250.8
		家庭承包面积（人均）	pearl	1.5	2.36	0	51.25
		自来水等现代 供水方式（是=1）	Twater	0.49	0.5	0	1
	地区特征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Percdin	14686	2879	10458	18352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Floan	30942	7137	15457	43531
中介变量	农户创业	自营工商业情况（是=1）	En	0.14	0.34	0	1
工具变量	距离	村庄离蚂蚁金服 总部球面距离	Hdis	321.1	105.6	154.6	503.8
		村庄离最近公交站台距离	Tdis	7154	25534	0	185000

表 2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01s	01s	01s	01s	Ts1s
Lnd	0.002*	0.003**	0.003**	0.002*	0.01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4)
户主特征		Yes	Yes	Yes	Yes
家庭特征			Yes	Yes	Yes
地区特征				Yes	Yes
_cons	-0.049	-0.207	-0.207	-0.577**	-0.897***
	(0.138)	(0.151)	(0.152)	(0.281)	(0.329)

注：小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回归系数统计量，***表示在 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10%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为更深入地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内在机理，把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 2 个一级指标与一级指标使用深度的 6 个二级指标（支付、保险、投资、货币基金、信用、信贷业务）作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不同维度，探讨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二级指标中覆盖广度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具有稳健的正向影响，使用深度的三级指标中支付业务、保险业务、货币基金业务及投资业务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支付业务与投资业务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影响尤为显著。可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数字支付手段与信贷投资业务有利于减少农村居民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交易费用，有助于加强农村居民经营投资活动的活跃性，激发农村居民创造多渠道就业的积极性，进而拓宽农户收入多样性。

2. 机制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

利用 probit 二元模型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影响因素，具体结构如下所示，列（1）仅考虑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与农户创业的影响因素，列（2）至列（4）依次加入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地区特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所有回归中数字普惠金融都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创业，且影响系数变化不大，说明结果较为稳健。考虑到内生性偏误影响，本文采取 Ivprobit 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加强，同时相关工具变量检验都已通过，表明本研究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3. 异质性检验

为了更好地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收入分配效应，本文采取分位数回归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作用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异质性途径。将农户收入多样性进行 25 分位数、50 分位数、75 分位数回归，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在 75 分位数回归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低分位数回归时无显著作用。可见，相对于低分位数，数字普惠金融对高分位数的作用更显著且强势，这一现象将导致农户收入多样性内部差距加大，进而让收入差距扩大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

4. 稳健性检验

本文拟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这一方法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影响的稳健性，主要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替换为滞后一期。滞后一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仍具有显著影响，对农户创业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整体上与前文类似，表明稳健性较好。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江西省乡村振兴“百村千户”调研数据，采用 ols 回归模型，并结合 probit 模型与分位数回归估计，分别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机理，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一是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户收入多样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有益于农户收入多样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分别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支付业务、保险业务、货币基金业务及投资业务正向影响收入多样性。其中，投资业务与支付业务正向作用尤为显著。

二是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创业。

实证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创业，且作用较为稳健，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释放农户信贷约束，促进农户创业，进而提升农户收入多样性。

三是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异质性影响。

通过分位数回归发现相对于低分位数，数字普惠金融对高分位数的作用更显著且强势，这一现象将导致农户收入多样性内部差距拉大，进而将收入差距扩大的可能性加大。

（二）政策启示

一是拓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一方面，数字化网络环境是推广与使用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加快提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基本条件。政府应加快推进网络基站建设工程，完善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实现 4G、5G 和宽带网络等基础网络信号全覆盖，提升农村家庭互联网普及率。另一方面，打破“数字鸿沟”、提升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接触率是提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重要手段。政府应结合农户自身数字基础薄弱的特殊条件，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产品扶持力度，力争设计出操作环节简单、信息清晰明了、适应农户生产与生活的个性化、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降低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使用门槛，实际推动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使用，延展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二是提升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一方面，为加强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使用程度，政府应加大对农户使用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政策倾斜力度，例如，推出“一站式”小额数字普惠金融免息贷款或部分金融贷款利息补贴，降低农户使用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风​​险与成本，缓解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使用的担忧与疑惑，加快推动农户使用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作用效应。另一方面，在对农户收入多样性有正向促进效应的支付业务、保险业务、货币基金业务及投资业务四个使用深度的三级指标中，投资业务的有效性最强。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投资业务体系，提高投资业务产品与服务所占比重、扩大农户投资规模。同时，提升农户数字普惠金融素养是挖掘农户数字普惠金融潜力、提升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开设有关数字普惠金融的培训与讲座，根据农户实际数字金融水平，因地制宜地设计活动方案与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单明了的方式因材施教、精准输送。从数字基础、金融理论相关知识出发，结合数字设备实践操作，通过“干中学、学中干”组织形式不断增强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了解程度，提高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使用能力。特别针对具有金融需求的农户，力争使其熟练掌握数字普惠金融的实操方式，为深挖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丰富农户收入多样性的最大效用提供支撑条件。

三是激发农户创业效率，加大低收入人员扶持力度。

政府必须重视农户创业在提升农户收入多样性中的关键性作用，应优化现有农村创业政策激励农户创业。例如，可以制定奖评机制给予创业人员一定的物质奖励；设置“创业榜样”等荣誉称号宣传农民创业典型，给予农户精神激励，提升农户创业积极性。政府应搭建创业交流平台、组织创业经验分享会，为有创业需求的农户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努力提升农户创业能力、提高创业成功率。争取发挥农户创业在丰富农户收入多样性中的强大作用。同时，相对于低收入人员，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收入人员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政府应通过介绍就业、产业帮扶等政策加大对低收入人员的扶持力度，缩小收入差距，有效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Chuang,Y.Climate Variability,Rainfall Shocks,and Farmers' income Diversification in India.Economics Letters,2019,Vol.174.

[2]王群勇,张乃丹. 社会网络与收入多样化:非正规借贷和就业的中介作用[J]. 农业技术经济,2022,(4).

[3]林乐芬,王军. 农村金融机构开展农村土地金融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11,(12).

-
- [4]黄卓,王萍萍.数字普惠金融在数字农业发展中的作用[J].农业经济问题,2022,(5).
- [5]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4).
- [6]龙海明,李瑶,吴迪.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J].国际金融研究,2022,(5).
- [7]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
- [8]惠献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激励企业创新吗?——新三板上市公司的证据[J].企业经济,2021,(7).
- [9]罗振军,于丽红.数字普惠金融、多维贫困与金融减贫效应[J].统计与决策,2022,(11).
- [10]庞凌霄.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减贫与乡村振兴[J].统计与决策,2022,(10).
- [11]Xie,W.W.,Wang,T.,and Zhao,X.Do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e Coastal Rural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2020,No.103.
- [12]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经济研究,2019,(8).
- [13]顾雨辰,包思颖.收入多样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关系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1,(13).
- [14]张翼,刘思浓,黄小满.收入多样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兼析宏观压力测试法对居民物价波动承受力的测度[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7).
- [15]段伟,刘倩倩,雷硕,温亚利.收入多样化、森林依赖度和林业可持续发展——以西部四省756户农户数据为例[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5,(6).
- [16]Adem,M.and Tesafa,F.Intensity of income diversification among small-holder farmers in Asayita Woreda,Afar Region,Ethiopia.Cogent Economics&Finance,2020,Vol.8,No.1.
- [17]Olale,E.and Henson,S.Determinants of income diversification among fishing communities in Western Kenya.Fisheries Research,2012,Vol.125.
- [18]Kidane,M.S.and Zegeye,E.W.The nexus of income diversification and welfar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thiopia.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Development,2020,Vol.12,No.4.
- [19]Leng,C.,et al.ICT Adoption and Income Diversification Among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Applied Economics,2020,Vol.52,No.33.

注释:

1 根据数据可得性,仅可获取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使用深度的二级指标数据。

2 限于篇幅, 具体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可向作者索取。